

沙巴照片與心路歷程



計畫打算走跟 2004 年，20 年前阿嬤出國玩的類似旅程，我於是從機場開始記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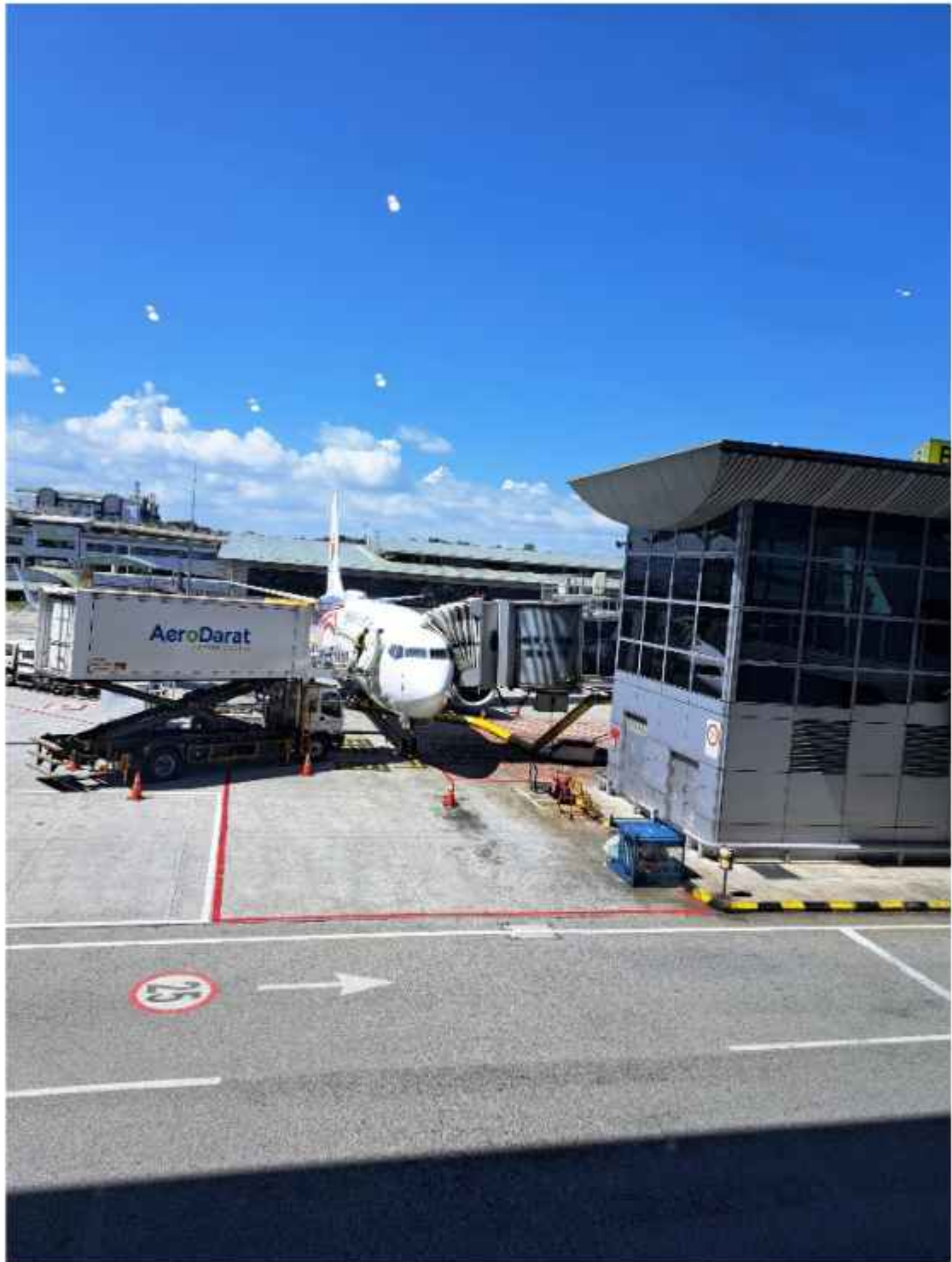
20 年前，我並沒有一起參與這趟旅程，我也沒有在行程開始前跟阿嬤講到話。依稀記得，我在出發前一兩天人在屏東市區的四叔公家借住，用他家的電話打回去南州跟阿公他們說這件事，阿公在當時告知我他們即將前往馬來西亞沙巴旅遊，電話的最後阿公問我是否與阿嬤通話，我說沒關係，我說沒關係，沒關係，你們先忙，等你們回來再說就好了，等你們回來再說就好了...然後就是 20 年後，他們兩個都不在了，我踏上獨自一人的旅程，以阿嬤計畫的名義，探訪沙巴他們旅遊的足跡。

清晨五點多抵達桃園機場，疫情影響下，我終於久違的出國了。上一次出國開會是 2018 年，那次是為了帶阿公去巴黎。受到會議邀請，我去巴黎人類學博物館介紹蔡水林(1932-2015)，彌補了阿公從來沒有去過巴黎或法國的遺憾。當然，從 2015 年底他葬禮結束後，我就已經帶著他來過里昂了。那次搭機回里昂，縱使飛機和交通車都客滿，我旁邊永遠有一個空位。當然我知道，那個位子並不是我們看到的空位，而是保留席。我在靈堂告別之前跟阿公說，希望他跟我去法國玩，沒想到他真的去了。



出發前的百感交集。

那時，2004 年，阿嬤是由阿公和二叔帶著我的堂弟妹們一起出國的，所有孫子只有我沒去，因為我跑去屏東大學跟過去的同班同學聚會。生命是如此難以預測，屏大的同班同學有一位也在阿嬤離世後幾年也離我們而去，當時我應該是碩三或碩二。一群同學互相約了去加護病房看她，我們看完之後，家屬就拔管讓她走，因為她已經無法自主呼吸超過一週了。大一的時候，她是我戲劇比賽的女主角，我因為那場比賽拿到編劇獎。奇怪的是，親朋好友相繼離世也都在那幾年。



抵達吉隆坡，先跟陳建泯集合並確認往沙巴行程和熟悉馬來西亞狀況。我想，雖然我抵達的時間是一月，卻有如阿嬤在 2004 年來到的馬來西亞一樣炎熱，而且也是晴天。在出發前我狀況一直非常不好，非常可能是緊張，總之，來到吉隆坡，好像事情已經可以順利進行，好像阿嬤正在等著我去找她。陽光好像是對著我微笑，我彷彿可以真正進行想要執行的計畫了。



前往沙巴，東馬來西亞，據說比西馬來得開放而且華人也比較自由。建泯留下這張，希望我身後的光明也有機會照亮全部的人。待機中的所有也令我感興趣，阿嬤他們和二叔他們在機場都做些甚麼？那一年，2004，阿嬤在幾天後就於沙巴火化，父親和二叔他們一行人從沙巴把阿嬤骨灰帶回來，一路上都在做甚麼？想甚麼？還記得我和其他沒去的家人都在桃機接機，等父親他們出關，我們都下跪迎接，父親揹著阿嬤的骨灰罈，我們都向揹著阿嬤的父親跪拜，然後，我們直接驅車下南州故鄉，舉行葬禮。當晚，阿嬤在花園種的優曇花盛開六朵，告訴餘下的姊妹她的歡喜。阿嬤的八姊妹，最小的早已過世，阿嬤是第二個走的，也是排行老二。老三前年過世，也是第三個走的。



阿公是愛吃海鮮，導遊安排我們第一站就到在地人了解的海鮮餐廳。我不禁思考，阿嬤他們是否也是經過當地人的安排來到同一間餐廳呢？二叔當時的同學遠嫁沙巴就是他們的導遊，在阿嬤出事時給了不少照顧，可惜現在我們已經無法聯繫到她了。猶記過往我們有好多跟阿公阿嬤去海鮮餐廳用餐的記憶，也有照片留下來。阿公雖然都是生長在內陸，但是南州離東港和林邊非常近，而且他小時候所住的南州糖廠有一條溪洲，這是他們小時候的歡樂記憶。來到這裡，我發現我不只是來找阿嬤，其實根本就是來找阿公。他們其實來馬來西亞旅遊不只一次，我到了當地之後才了解，應該是阿公喜歡的地方：海鮮、浮潛、游泳、坐船、美麗的風景和炫目的陽光。



奇怪的熟悉感。感覺是東港或是南部海鮮餐廳的景色。對於第一天到沙巴的人來說，我不禁想起出生與生命的輪迴。或許阿公和阿嬤過去就是沙巴的人，上輩子或是好幾輩子之前，我有幸跟他們有關，來到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，奇怪的回家感。在異地，我突然感受到原來在這裡死亡的阿嬤其實是沙巴的人，她其實是回家，而不是意外。她選擇在家裡離開，她選擇在旅遊時出意外，這樣還有錢可以拿。好多年前，大概是我還跟阿公阿嬤住在南州的時候，阿嬤跟著看新聞時說的，一個多麼天真的想法，就這樣實現了。



沙巴第二天，來到這個阿嬤他們一行人一定會來到的景點，搭船買票上島的地方。20 年前他們也在這裡買票上島的。感覺這裡沒有變，我也希望這裡沒有變。我即將循著姑姑丈在南州找到的照片上島找阿嬤最後那天的足跡。首先要找的就是最後身影中的那個島。



同樣的島、同樣的位置和柱子，我們在此拍照，20 年後我來到同一個島，站在同一個位置，但是回來檢查發現照片遺失了。不管是設備還是人為，就像這個不可能執行的計畫一樣，我只留下執行的痕跡，而沒有留下證據。我親眼見證了這個消失和在場，然而我卻無法證明它。但是我要證明甚麼呢？一個早就消失的人，一個早就遺忘和不完整的事物，我還需要證明它是完整的嗎？



總之，我們搭上船，好像跟著阿嬤又好像阿嬤正在那邊等我們，我們在船上期待著。然後我也突然意識到，阿嬤似乎並不喜歡搭這種船。她過去常常在長途的車程上提到她想吐，提到頭痛人不舒服，她非常不喜歡長途跋涉，也不喜歡這種刺激的、甚至帶有危險的快船。但是我想阿公喜歡，他會自己去坐大怒神，然後笑得像孩子一樣開心。由於船真的太晃了，生命中所有不愉快和愉快的事物似乎都會翻湧而出。



這就是跟上面照片上同一個島的涼亭。但是當然無法確定阿嬤就是在這走的。我們一直面對的就只有照片的線索和一切的不確定和推斷。浮潛似乎能在這個島進行，20 年的時空改變，有一些島也早就封島了，只能說這個島確實是阿嬤帶我們來的。阿公生前一直想像與要求他的骨灰要撒在海裡，跟他生前的海底動物們一起，被他們所吸收和吃掉，有如他生前一樣。這種回歸海洋的做法，我們並沒有照著做。他的骨灰跟阿嬤、三叔、他的父親母親一起放在赤山巖的鯊骨塔裡。然後，我們也沒有照著他生前的想像，在他死後不顧他的作品，反

而是建立了一個空間讓他得以被好好研究和展示。



阿嬤浮潛時發生心肌梗塞，後來漂流到外海再回來。這是當時的推斷。我一上島就看到有人在浮潛和浮潛練習。我想我們真的來對了，阿嬤我來了！這個心裡的坎好像要到了這裡才能真正的釋懷，當然，我也知道釋懷靠的並非真的來到這裡。母親在意外發生的時候，一路上從台灣飛去的路上都在哭泣，但是當

她真正看到阿嬤的遺體的時候，她卻停止了哭泣，並感到安慰和感恩。因為她說阿嬤看起來好像去玩很累睡著了，帶著滿足的微笑入眠一樣。生命裡總有太多無法理解的事物，可惜的是我並沒有飛過去看到她最後一面。



連結阿嬤跟我的橋接上了。我上橋，如同 20 年前一樣。20 年前的我還是大學生，在一個沙發上午睡，先是在一個心臟強大的不適感中醒來，回去睡了之

後，接到母親從辦公室打來的意外電話通知。當天晚上，母親和姑姑就搭上往沙巴的班機，剩下我一個人。猶記那晚獻香時，窗外的狂風以及在狂風中那濃濃的醫院藥水味，阿嬤來看我了，做為大孫子我非常清楚。那晚我放著莫札特的安魂曲，希望阿嬤一路好走。



照片留下的那個島就是有著這個白色的燈，唯有這個島上的橋有這個。海灘上的沙有如所有人的來處與歸處，人來自於塵土歸於大地。我不斷的在島上回想起過往阿公阿嬤的海邊回憶，只有他們會帶我去海邊。



不時的，我總覺得我在島上會遇到阿嬤。影子、痕跡等都是我不願意放過的，畢竟這個也是這次的任務，但是找阿嬤基本上就是無解和不可能的。20 年，甚麼都沒有了，人事已非，連此次任務的照片都會消失。這些就是這個計劃的本質，幽靈性本質，一個有沒有的本質，一個看似應該會有甚麼東西卻只是徒勞無功的事物。人生幾乎都是徒勞無功的，就像沈佳宜說的。但是我們總是不這麼認為，我們總是認為必須努力些甚麼，但是越努力只是越理解這些無用而已。本質就是空，生命就是一整個虛無，我在虛無中尋找虛無，似乎就只是如

此而已。



似乎就像這些樹，應該早已超過 20 年，有的樹已經不在了。庇護是樹的意義之一，我受到阿嬤和阿公的庇護長大的，如果沒有他們我會是甚麼樣子？在那個對甚麼都懵懂的年紀，我單獨和阿公阿嬤生活，還有阿祖，在我離開活台北與父母生活後不久，他就過世了。阿祖的房間和阿祖的電視成為阿公的藉口，阿公重新買了一個電視給我們自己看，後來我們的生活大多在二樓。父親父親的父親，這是如此遙遠的事，或許像樹一樣，向樹一樣。我們成長也來自於塵土

和樹，陽光和水。思念在這裡無限的生長著。



阿公有一幅作品反覆地出現，描繪的是一棵倒下的樹。他或許震驚於此樹的美麗與姿態，或許對於這個已倒下卻仍然有著美麗枝桠的大樹傾羨不已。這個畫面從年輕到老都不斷出現在作品裡，我想是他對生命韌性的詮釋，也是他喜歡寫生的原因。活到老學到老，我的游泳和溜冰都是他教的，要說我的做人處事

也跟他非常類似。這些就是那怕已倒下的大樹，還是有機會讓後代生長的來源吧！



最後的美好，我想就留在島上了。我希望這個島嶼還會如此美麗下去，如同我對阿嬤的記憶一般美麗。生命總是消逝，消逝就是生命的樣態與本質。但是我們現在談永續，一種永續的美麗和記憶。希望這樣的永續意義在此生長，若有幸再回到這個島，希望我已經不再只是追尋阿嬤的身影，而是能夠找我自己。



倒下的樹木和島上的樹，阿公的畫，這裡是比較偏僻無人的區。我們在此尋找可能的素材，也同時反省，讓思念不再被遊客和太舒服的海水所侵擾。希望能夠一直在那裏沉浸著，不論是在水裡還是在思念裡。



第三天，我們在沙巴的遊客中心發現這個開始點。對我而言，既是重新開始定位阿嬤，也是定位我自己的位置和創作的開始。剛好這個建築物是亞庇市最老的建築之一——哲斯頓郵局（Jesselton Post Office），而郵局做為起點也正是我對過去和過去對我、我的未來的思念的連結處，我將阿嬤留給我的送回了亞庇，同時，我也在此重新開始。回到零點，歸零，一切好像確實是在此歸零了。希望阿嬤也在此歸零，重新開始她的旅程。就算早就過了 20 年...



我們追尋另外一張照片，來到清真寺。好在照片也是顯示阿嬤一行人沒有入內，我們確實也不被允許。這裡是旅遊拍照點，遊覽車就停在路邊拍照，就像是歐洲知名的教堂景點一樣。我們到的時候剛好正在廣播禮拜，我想沒有必要打擾信仰。阿嬤的家族董家在南州地方上是如意宮的信徒與支持者，或許還做過宮裡的理事等等。阿嬤也是如此，過年時節都會拜地基主等等祖先，雖然我很少有印象她去廟裡拜拜。我想主因跟阿公接近，阿公也不拜拜，他不願意相信。



通過在地人的指引，我們來到沙巴最為人知，最老的靈骨塔。阿嬤是在當地火化的，我想知道她和家人當時可能會在哪裡。家人在哪送她最後一程，她在哪裡跟他們告別等等。當然，這間靈骨塔同時也有喪禮和儀式，也算是殯儀館。我們來到第二個死亡之所，海島和沙灘或許是第一地點，這裡就是阿嬤離開她身體的那裏。



通往火化和牌位等或許也還有骨灰的地方。我想向家人們從這裡走下去送她，再帶她上來的畫面。行走與上升，阿嬤當天就上升了，我們中也有一些人跟隨她而去了，我們何時在哪裡再相會呢？在一個靜逸的殯儀館，我無法直接拍攝，裡面正在辦葬禮，而我們只是去找阿嬤，找一個 20 年前就火化的人。我們進行一個不可能的哀悼，但是我正與其他正在哀悼的人一起存在，這個空間就是一個哀悼的空間。我想像這個哀悼，我想回到 20 年前，我跟家人們一起哀悼。在沙巴，世界和意義都在重建，世界不再只有某些樣子，我還沒開始哀悼，哀悼已經是過去式了。我是哀悼的幽靈，我正在為幽靈哀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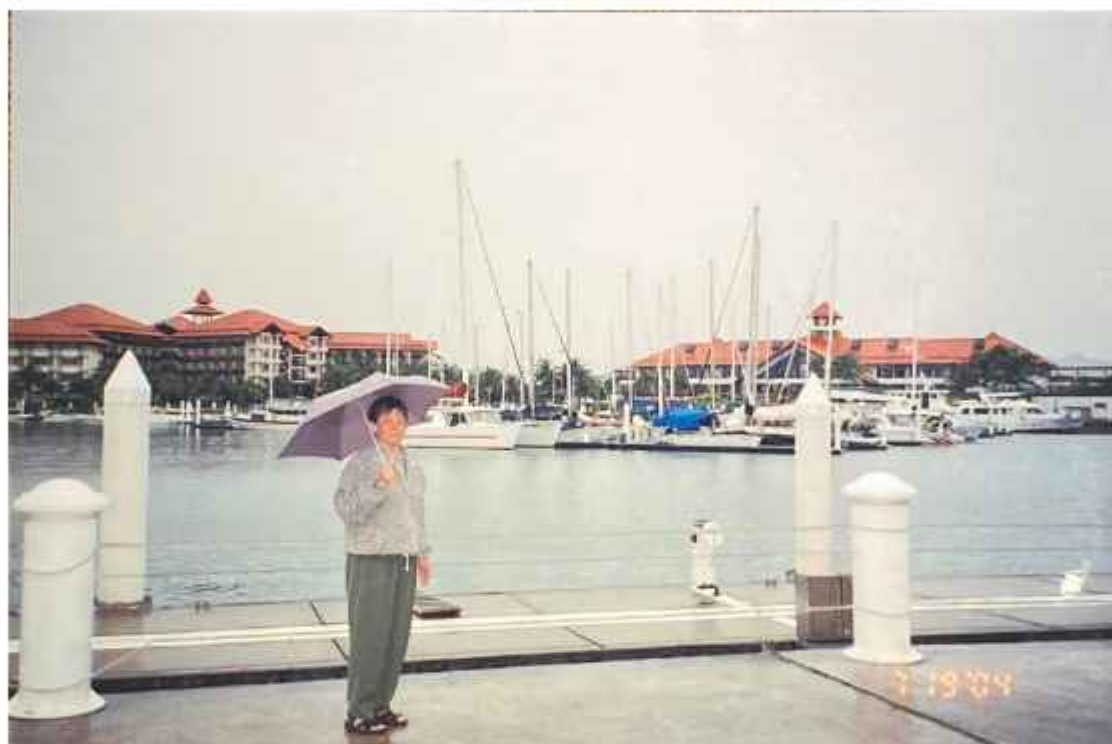
這天的最後，我們循著遺留的照片，來到阿嬤他們一行人住的旅館。這個當地人都知道得較豪華的旅館，我又能走在 20 年他們的步道了。



通過海岸，我們迎來今天的傍晚，也就是最後的行程。阿嬤最後幾張照片的最後景點，之後我就無法得知任何他們可能去過的地方了。



照片作為證據，我們找到 20 年前的拍照點，拍下了一個不再出現，不會再現的模仿照。照片也失去了，如同照片中的人也不見了一樣。





追尋的意義何在？我們這天剩下夕陽。我感覺某種結束與疲累。



沙巴看夕陽的秘境。似乎也是我心中能夠放鬆和感歎的地方。



小時候喜歡跟阿公在夕陽前去運動或游泳，尤其是運動或游泳完之後我們會一起洗澡，洗完後能夠享受阿嬤煮好的晚餐，這大概是我能回想起最幸福的事情之一。充滿回憶的夕陽，雖然我是第一次在沙巴看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。





或許真的要到了那裏，我才稍微感受美。我曾在清晨天剛亮時爬上住家頂樓，欣賞城市中的清晨之美，那種美麗也讓我駐足良久。我發現是壓力讓我比較懂得欣賞這些事物，光是望著它們發呆，似乎就可以一整天不動。

第四天，導遊帶我走神山。來到沙巴一般旅遊景點並不一定會去，我懷疑就算阿嬤他們有規劃也不一定有去就出事了。但是既然沙巴的神山如此重要，我想就跟著導遊的指示進入神山。



NO	NAME	FORCE/POW	AGE	DATE	DIED	PLACE
616	WILLIAMS, I. L.	R/ 2976	25	17/03/45	DAG	
617	WILLIAMS, R. H.	R/ 2979	25	19/03/45	SAN 1	
618	WILLIAMS, S.	R/ 2970	32	28/04/45	SAN 1	
619	WILLIAMS, T. H.	R/ 2968	35	18/06/45	SAN 2	
620	WILLIAMSON, I.	A/ 2960	36	04/03/45	SAN 7	
621	WILLIS, E. R.	A/ 2368	34	10/03/45	SAN 2	
622	WILLIS, T. A. J.	A/ 2248	32	19/07/45	SAN 2	
623	WILMOTH, A. W.	R/ 2966	29	27/06/45	SAN 2	
624	WILSON, C. I.	A/ 2984	30	28/03/45	SAN 2	
625	WILSON, George	R/ 2361	26	14/06/45	SAN 2	
626	WILSON, G. Edward	A/ 2352	28	21/03/45	DAG	
627	WILSON, L.	A/ 2359	38	12/03/45	SAN 7	
628	WINDER, C.	R/ 3002	24	22/06/45	San N'pak	
629	WIPER, T.	R/ 3003	25	16/04/45	SAN 1	
630	WOODS, A. A.	R/ 3004	27	28/04/45	SAN 1	
631	WOODS, E. A.	A/ 2990	28	12/03/45	SAN 2	
632	WOODS, E. A.	A/ 2369	32	18/06/45	SAN 2	
633	WOOLBAR, R. C.	A/ 2330	33	28/02/45	SAN 2	
634	WOOLF, W. H.	A/ 3005	32	10/03/45	SAN 2	
635	WRAGG, E.	R/ 3007	29	13/03/45	SAN 2	
636	WRIGHT, A.	A/ 2996	33	17/03/45	SAN 2	
637	WRIGHT, K.	R/ 2988	24	19/06/45	4m w Boto	
638	WRIGHT, S. W.	A/ 2965	24	10/04/45	SAN 2	
639	YORK, Reginald	R/ 3010	26	05/04/45	SAN 2	
640	YORK, Richard	A/ 3011	30	16/06/45	SAN 7	
641	YOUNG, P. H.	A/ 2217	27	26/07/45	RAN 2)	



LEST WE FORGET



沙巴神山半山腰的軍人公墓，上面寫著這些所謂被遺忘的名字。這些不可能的遺忘，或者就是被遺忘在異國的軍人們，這些類似的公墓在馬來西亞不在少數。我這次去探訪了幾個向是日軍、國民黨國軍或是這個照片的英軍等，這些所謂被遺忘甚至遺棄在異域的人們，連死亡之所都不在自己的家鄉。阿嬤至少骨灰還安放在赤山巖，我不能說阿嬤跟他們這些軍人一樣，而且這裡牽涉到的國族意識、愛國情操，對阿嬤的研究和阿嬤自己來說都不存在。然而，這還是一種哀悼、一種墓穴的討論，一個死亡所在，一個地方充滿著死亡和意外。世界和生命都是困難的，紀念或是紀念碑對後來者的意義或許是個禮物，但是對於那些成為禮物和紀念的人來說又是甚麼？



神山之樹，登山享受自然的擁抱，似乎是這次追尋阿嬤之旅的意外。神山之豐富讓我不禁聯想過去過年總會讓二叔帶大家上山住兩天，有時候是去阿里山，猶記很小的時候，父母帶我上山看日出，還遇到阿公阿嬤自己去看，在這麼多人裡面遇到真的很驚喜，一家人難得有這樣的默契。



過去的人、時代已經成為我的庇護，有如這棵大樹，其氣度與高度皆令人嘆為觀止。來到沙巴學習，對世界的敬畏和開啟新的視野，這些都是阿嬤帶給我的機會。



最後一天，在回程的路上，發生爆胎。我們緊急的在路邊找一間修車廠處理。基本上，我們在神山的回程路上就應該會發生了，冥冥之中或許山神幫了忙吧！而最後離開沙巴這天的爆胎，我認為是阿嬤的不捨，或許就是希望我們多留下些甚麼，跟這些難得的緣分多些時間相遇。熱情的馬來西亞國度，我幾乎遇到的都充滿善意，這些奇妙的緣分也都與台灣有關，或許真的是阿嬤安排的也不一定。而這個胎位剛好就是導遊的座駕，通過他的指引我們找到了 20 年前的所有能找到的細節，因此他必須背負最多責任，好在我們修車非常順利，也能夠平安的上機離開。





傍晚的沙巴機場。沙巴再見。再見沙巴。阿嬤再見。我應該帶著妳回來了。但是我也要跟妳說再見，因為也是我帶妳去的。死亡為何不能是認同的指標呢？德希達通過伊底帕斯王的死亡追問這個問題。為何我們不能夠讓他死於此地而生，讓他成為那邊的人呢？阿嬤或許已經跟沙巴分不開了，這是甚麼概念與生命的連結嗎？還是死亡之所在的意義在地連結？沙巴這次圓了我的夢，一個 20 年前的夢，葬禮已經在台灣結束了，但是我還沒有真正的哀悼。這一次我吹著海風，頂著麗日，在時區和國界的轉換下來到妳的死亡之所，悼念妳和我逝去的青春夢想。沙巴再見，謝謝妳的美麗和好客。我想我或許不是第一次去，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去。這個故事和歷史會從此開始。